

陶文鹏  
注评

王维孟浩然

诗选评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三秦出版社

I207.227422/3

本书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

陶文鹏 注评

名

家

注

评

古

典

文

学

丛

书

王维孟浩然

诗选评

三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72043

S3050/08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维孟浩然诗选评/陶文鹏注评.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7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ISBN 7-80628-817-1

I. 王... II. 陶... III. ①王维(699~759)—唐诗—文学评论②孟浩然(689~740)—唐诗—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428 号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王维孟浩然诗选评

---

陶文鹏 注评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817-1/I·168
定 价	22.00 元

---

#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王水照 钱仲联 袁行霈

郭预衡 曹道衡 傅璇琮 褚斌杰

编辑工作委员会：

傅璇琮 王水照 陶文鹏 魏全瑞

薛瑞生 阎琦 淡懿诚



# 前

# 言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在盛唐诗坛的灿烂星空中，“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是三颗最亮的巨星；而山水田园诗和边塞军旅诗，则是两条绚丽壮阔的星河。

王维和孟浩然正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被后人并称“王孟”。王、孟二人继承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艺术，在学习借鉴中熔铸创新，他们把山水和田园、写景与抒情有机地融合起来，创作出许多形象鲜明、意境高远、语言精炼优美、风格和情调丰富多彩的诗歌，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使它进入了全盛时期，展现出艺术成熟、宛若云蒸霞蔚的绚丽景象。

王维，字摩诘，官终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后家于蒲（今山西永济县），遂为蒲州人。父亲早丧，母亲崔氏一生笃信佛教。王维深受她的影响，也虔诚奉佛。他少年早慧，博学多艺，史称“九岁知属词”，十五岁就显示出卓越的诗歌创作才华。他是擅长草隶的书法家，精通音乐、善弹琵琶的音乐家，又是兼工山水人物并开创了水墨渲染写意画法的画家。从十五岁起，他游学长安、洛

阳，因多才多艺，成了诸王贵戚的座上宾。十九岁参加京兆府试，得中解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释褐为太乐丞，在宫廷教习音乐、舞蹈。因伶人私舞黄狮子（专供皇帝观赏的舞蹈）而获罪，贬济州（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司仓参军。此后他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曾先后隐居淇上、嵩山、终南山。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执政，推行开明政治，王维献诗请求汲引，任右拾遗。张九龄因权奸李林甫等人诋毁而遭贬后，王维曾出使塞上，在河西节度使幕任节度判官，后又任殿中侍御史到岭南选拔郡县官吏。在这段时期中，王维目睹朝廷奸邪专权，政治腐败，他内心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却因性格软弱，不敢与之决裂，于是采取虚与周旋以全身避祸的消极生活态度。他虽仍在朝廷供职，却经常隐居于终南山下的蓝田辋川别业，与好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乱起，长安失陷，玄宗仓皇奔蜀，王维扈从不及，被叛军俘获，并被迫接受伪职。次年两京收复，他因此被定罪下狱。但因他在被叛军拘禁期间写了一首“凝碧池诗”，倾诉了对唐王朝的忠忱，颇为肃宗赞赏，加上弟弟王缙平叛有功，王维旋即得到赦免，不仅官复原职，还逐步升迁，官至尚书右丞。不过，王维晚年已无意于仕途荣辱。退朝之后，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卒于辋川别业，年六十一。

王维现存诗歌四百余首。作为一位大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形式和风格多姿多彩，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边塞诗、游侠诗和咏史诗大都是他早期的作品。他在边塞诗中描绘大漠风光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歌颂守边将士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和昂扬



斗志，显示唐军克敌制胜的强大军威，也反映壮士有志难酬、将军高功不赏的悲剧遭遇，揭露了封建朝廷政治污浊的一个方面。这些诗歌的写作时间，早于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家高适、岑参，可以说王维开了盛唐边塞诗创作风气之先。游侠诗反映盛唐游侠风气，表现游侠少年豪迈不羁的性格和跃马沙场的英姿。咏史诗以豪情劲笔，歌颂历史上见义勇为、慷慨悲壮的英雄故事。青年诗人王维在这些诗中唱了出高昂奔放的时代强音，抒发了自己立功济世的进取精神和浪漫情怀，显示了他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也展现了他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英雄形象，叙事生动简洁、笔意酣畅，善于抒发雄浑悲壮之气的艺术才华。这个时期，王维还写了一些讽刺权贵荒淫、感慨才士坎坷、抨击世态炎凉的诗篇，洋溢着诗人的正义感和政治热情，是富有现实意义并能扣人心弦的作品。

在王维集中有不少送别诗、赠友诗和思乡怀人诗，写得情感真挚，语调清新，意味深长，千百年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诗中表达人们在生活中的共同体验，赞颂世间普遍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即使在倾诉离恨乡愁时，诗人的笔下也带着乐观的青春情调和豪爽开朗的人生态度，字里行间弥漫着清新活泼的气息。诗人善于把丰富复杂的情思和感受凝缩于极短小的篇幅之中，或以景衬情，或突出细节，或从对面着笔，更多的是展开想像，借助比喻和象征等手法，把抽象之情化为可见可触的具体生动的形象，使人们感受到淳朴深厚又委婉曲折的诗意美，诸如《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杂诗》等篇，都是家喻户晓，传诵不衰，犹如粒粒红豆，令人爱不释手。

事实上奠定王维在唐诗史上大师地位的，是他的山水田园诗。王维的田园诗诸如《山居即事》写山村中绿竹初生，红莲花落，环境恬静又充满生机；渡头灯火，菱歌晚唱，村民的生活更欢快热烈。《丁寓田家有赠》描绘农村早晨热烈的劳动气氛，《淇上即事田园》展现恬静而富有生活情趣的乡村黄昏景色，《春中田园作》点染一幅欣欣向荣的春日田园风景兼风俗画，《渭川田家》抒写农民淳朴亲切的人情美。而在《辋川别业》和《积雨辋川庄作》等作品中，诗人彩笔渲染出的辋川山水，不论是“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的春天景象，还是“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夏日风光，都那么色彩鲜丽，幽美动人。在这宁静明秀的山村中，诗人与乡邻亲切交谈，或观看农家蒸藜炊黍饷田，或同诗友饮酒垂钓唱和，显得安闲恬适，自由自在。《莲花坞》活画出天真烂漫的采莲少女划着小船在荷花丛中嬉戏的动人情景。《山居秋暝》把山村秋夜，描绘成一个清新凉爽、洁净纯美的人间乐园。王维也写了《田家》诗，反映农民缺衣少食的贫困和痛苦；还有《赠刘蓝田》诗，揭露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是苛重的封建剥削。但这样的作品仅有二首，表现得较为肤浅。显然，诗人主要是把田园当作一种美好理想境界来歌颂，同时借以表现隐居生活的乐趣，反衬官场的污浊。值得注意的是，在王维和孟浩然的田园诗中，描绘山水景物的笔墨远远多于陶渊明的田园诗，田园生活和自然山水交融渗透，构成浑然一体的诗境。晋宋以来田园诗和山水诗这两股分流了数百年的诗歌潮流，在王维和孟浩然的作品中汇合成了滔滔巨川。

王维的山水诗描绘缤纷多彩的大自然，具有多样的



意境和风格。诗人抒写观赏美景的愉快心情，袒露热爱生活热爱祖国雄秀山川的胸怀。他的潇洒风神、闲逸心境与外界景物完全融为一体，他的个性与自然达到完美的契合。王维尤其致力于情思的浓缩和景物的净化，诗的兴象玲珑，意境纯净，乃至到了通体透明的程度。他善于精选富有特征的细节，准确传神地刻画出不同自然山水的鲜明个性。例如，《终南山》写终南山高峻阔大，雄伟幽深；《华岳》写华山连天积翠，神奇瑰丽；《汉江临眺》写汉江波澜壮阔，浩渺空濛；《送梓州李使君》写蜀中林木参天，杜鹃争鸣。这一类诗气象峥嵘，意境壮阔，宛若大笔挥洒出的巨幅山水全景图，显出崇高的美感。但王维更多的诗，是以轻灵笔触和匀润色泽渲染溪山一角或林泉一瞬的小景，如《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和《辋川集》中的一些作品，宛若精致的山水小幅，意境幽美明净，使人读时仿佛有清泉从心中流过。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这就是说，王维的诗能突破语言媒介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启示作用，在读者的头脑中唤起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像，组成一幅幅宛然在目的生动图画。当然，“诗中有画”并非王维所独擅。凡是成功的山水诗，多能以生动鲜明的形象唤起人们的视觉感受，使人感到画意浓郁。但苏轼所以用“诗中有画”四字来揭示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征，乃是由于王维在这方面高人一筹，有独到之处。这不仅在于他的诗同他的画一样，常常表现出一种清幽寂静、缥渺空濛的境界，更在于他有一双画家的眼睛，观察自然景物极为细致，感受非常敏锐，善于在动态中捕捉自然景物的光和色，在诗里表现

极丰富的色彩层次感。王维有意将绘画的表现技法融入诗中，巧妙地捕捉刹那间并列于空间的景物，以线条勾勒景物的轮廓，处理景物明暗、虚实等关系，表现远近景物互相重叠的错觉，使诗歌具有构图美，富于层次感和立体感。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直的孤烟，圆的落日，横贯大漠边缘的地平线，蜿蜒曲折的长河，诗人以四种不同的线条，勾画出大漠雄浑、寥廓的千古壮观。“青山横苍林，赤日团平陆”和“雾中远树刀洲出，天际澄江巴字回”，也明显具有线条美。“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田野、白水、近山、远峰，组成一幅富于光色之美、有层次感和动态感的画面。“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等，都巧妙地展现出景物之间主次远近、大小高低的关系，具有绘画的透视效果。“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日落昏暗，愈显江湖之白亮；潮来铺天，仿佛天地都被染成青色。色彩的相衬和相生被诗人如此准确地表现出来。“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本为暖色调的日光，射入青浓绿重的冷色调的松林中，产生寒冷的感觉。至于《终南山》，更是创造性地综合运用中国画移动视点透视法、水墨色彩晕染法以及借人物点景技法，创造出的山水诗画杰作。

作为一位音乐家，王维对声音的感觉也极为敏锐精细。他描写音响很少有雷同、重复之处。例如，他写鸟声，不仅燕子的呢喃、春莺的巧啭、秋鸿的嘹唳、杜鹃的喧响各有独特情状，就是同样写不知名的山间鸟啼，也是变化多端的，如“山鸟时一啭”，“谷鸟一声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细草松下软，窗外鸟声闲”。王维擅长捕捉一般人难以察觉或极少表现的音响、声息，如“雨中

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人闲桂花落”，“兴阑啼鸟换”，“夜静群动息，时闻隔林犬”。他描摹大自然的各种音响，手法多样，或用象声词摹拟，或刻划声音情状，或巧妙地藏声于象，使读者发挥想像力，从景物的形象和色彩中听出声音来。他总是依境写声，寓情于声，并使声音与画面和谐配合，构成有声有色的胜景，如“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细枝风响乱，疏影月光寒”，“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另外，王维对语言的平仄声调，字音的长短轻重、抑扬顿挫、嘹亮低沉都精于鉴别。他的诗大多具有和谐流畅的节奏韵律，读来琅琅上口，悦耳赏心。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富于禅趣。诗人特别喜爱表现闲无人迹的空山幽林，光景明灭的黄昏夕照，变幻莫测的瞬间美景，还经常描绘鸟去鸟来、花开花落、水穷云起等等，他在这些变灭的自然景物意象中，寄寓佛教禅宗的无我之境、空寂之理、色空之观、虚无之念，还有关于世间万事万物生生灭灭、穷尽复通等意蕴。佛教虚无寂灭的思想总的来看是唯心的、消极的，但其中也蕴含着一些能够启迪人们解脱精神困境、领悟人生宇宙妙谛的哲理。王维表现空寂境界，不是以空写空，以静写静，一片死寂，他总是以动写静，以声显寂，以具体实在生动鲜明的自然景物反衬空寂。由于巧妙地运用了艺术辩证法，他的诗常常寂静中透出蓬勃的生机和意趣。王维又善于汲取禅宗提倡的“妙悟”思维方法创造意境。《辋川集》中那些深蕴禅意的作品，不用禅语议论说理，却达到了诗境和禅境的化合。总之，诗情、画意、音乐美与禅趣兼具，自然的美与心境的美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空明宁静的纯美诗境，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独特艺术造诣。

王维纯熟自如地驾驭五七言古体和近体律绝，以及四言、六言、杂言诗与骚体诗，几乎各体都有佳作。他的诗歌语言，丰缛而不华靡，精美而不雕饰，明净而不浅露，自然而不拙直，深得陶渊明诗语言的“清腴”，却更有色泽和光彩。

王维是盛唐时代一位最全面发展的文学艺术家。他的诗歌创作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是由于他生长在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发达的盛唐时代，接受了优良的文化教养。他从《诗经》、《楚辞》、汉魏古诗和乐府诗、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前辈诗人和张九龄、孟浩然等同时代诗人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广收博采，又将诗歌、绘画、音乐、宗教、哲学融会贯通，所以能推陈出新，发展变化，有崭新的创造。

王维的诗歌创作也有局限和缺点。他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安闲舒适的庄园主隐逸生活，逃避现实，消极出世，所以他的诗歌未能如李白和杜甫那样广泛、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现实生活。他也写了一些纯粹歌功颂德的应制诗、阿谀权贵的唱和诗以及直接宣扬佛理的诗，内容不可取，亦多陈词套语，枯燥乏味。

孟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世称孟襄阳。生于武后永昌元年（689），他是一位布衣终身的诗人，一生经历单纯，主要是隐逸和漫游。四十岁以前，他主要在故居涧南园读书，一度隐居于东汉高士庞德公隐居过的鹿门山，曾南游湘、赣、北去幽州。开元十二年（724），曾赴洛阳求仕，寓居二年，后又入湘中，游武陵。开元十六年

(728),往扬州,于江夏(今湖北武昌)遇李白,李白赠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同年冬,入长安应举,结交王维、张九龄,并广交诗坛群彦。次年赋诗秘省,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一联名动京师,但却不幸落第,是年冬失意还家。开元十八年(730)自洛之吴越,寄情山水,遍游名胜古迹。开元二十三年(735),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带孟浩然同赴长安,意欲向当权者保荐他应制举,届时浩然与故人畅饮而失约。不久,浩然又有湘中、蜀中之游。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贬荆州长史,召浩然入幕。浩然随九龄巡视各地,或祭山川,或游览从猎,与之唱和。二十七年(739),李白游巴陵,到襄阳看望浩然,作《赠孟浩然》诗。次年,被贬岭南的王昌龄北返过襄阳,两人开怀畅饮,浩然因食鲜,背疽疾复发而卒,终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今存诗歌二百五十多首,其中有不少作品表现他济时用世的抱负和积极进取精神,宣泄困蹶失意的慷慨不平之气,抨击当权者任人唯亲、压抑人才的行径,批判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恶俗世风,追求高洁道德和坚贞气节,从而真实地反映了一批处于开元盛世却沉沦草野的士人的共同遭遇与精神面貌,揭露出盛世表象下的黑暗腐败和潜伏的矛盾,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他还有一些诗歌,抒写真挚的乡情友情,勉励友人应举或从军以报效国家,赞扬急人难、轻生死、重然诺的侠义精神,也是具有积极思想意义的。

孟浩然最为人称道的,是那些描写田园隐居和山水行旅生活的作品。这两类诗歌数量多,有独特的艺术韵味,代表了孟诗的成就。

孟浩然钦佩陶渊明，在诗中一再宣称：“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他的田园诗有意学陶，抒写和农民一起采樵种瓜、亲切交往的情景，描绘乡村黄昏恬静迷人的景色，表现农家春日抢种的热烈紧张气氛，赞美农民待客朴实恳挚的情意。这些田园诗贴近日常生活，语言平淡自然，情味深厚，其真实、真率、真朴、真淳的风格，比王维的田园诗更接近陶诗神韵。例如《过故人庄》将恬静优美的乡村景色和宾主间淳朴真诚的情谊表现得朴素自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诗人运古体于五律之中，全篇自在流走，一气浑成，有陶渊明田园诗的风味，堪称古代田园诗中最动人的杰作。孟浩然写田园生活的一些五言小诗，如《寻菊花潭主人不遇》、《赠王九》、《戏赠主人》等，纯用口头语写田家情景，甚至用“鸡黍熟”、“瓮头清”等俗语，却能以俗为雅，趣味盎然。《春晓》写田园闲居中春朝初醒的片刻感受，表现春天的蓬勃生机，寄寓对春花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珍惜之情。构思回环曲折，语言清淡自然，韵味醇美深厚，历来脍炙人口。

李白在《赠孟浩然》中以“高山安可仰，徙此揖清芬”之句，最先称赞孟浩然人品清高。杜甫《解闷十二首》说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是揭示孟诗“清”的第一人。孟浩然有不少的田园隐逸诗出色地创造出了清淡、清幽、清旷、清远、清高的兴象和境界。如“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真是清幽绝妙，使人读了凉沁肺腑，心清神远。但也应当指出，孟浩然一生从未忘情仕进，他不愿摧眉折腰趋附权贵，甚至不愿像王维那样虚与委蛇。他隐居田园，终身布衣，实属迫不得已，

无可奈何。因此他在表现田园隐居生活时，经常夹带着对流俗、势利的批判，流露出愤激不平的情绪，不像王维那样怀着闲静愉悦之情，把山村田园当作纯美的天地来衷心赞赏，也不能如陶渊明那样悠然自得地品味归真返朴的人生乐趣。从意境创造的角度看，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多是情与景、物与我高度契合，融为一体；而在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中，恬静幽美的田园环境同诗人愤懑不平的心境往往是不和谐的。诗中常常写景、抒情交织，景语、情语并出，多用“我”字，多直抒胸臆之句，很少有纯乎写景而情在景中之作。孟诗多为有我之境，有人之境，即使是写《夜归鹿门歌》那种“岩扉松径长寂寥”的境界，仍然能见到“惟有幽人自来去”，显然不同于王维诗中常见的“无我之境”、“无人之境”。

孟浩然的山水行旅诗也有别于王维的山水诗。王维主要表现北国风光，孟浩然基本上是吟咏南方山水。大江两岸，从襄阳到蜀中、荆楚、吴越的山川名胜，在孟浩然诗笔下可谓千姿百态。这些山水行旅诗仍以清淡清幽清旷的兴象境界为主，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密箬夹路傍，清泉流舍下”，“清猿不可听，沿月下湘流”等，但也有雄浑、壮丽之作。《吟谱》云：“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也指出孟诗有“精力浑健，俯视一切”之作。像《临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与杜甫《登岳阳楼》中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被公推为描绘洞庭湖壮阔气象的千古名句。《彭蠡湖中望庐山》描写飞峙大江边的庐山：“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黯黯凝黛色，峥嵘当晓空。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境界多么雄



丽！再如《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写观潮：“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海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以秋色秋云、浮天渤海衬托大潮来时一望无际、喷雪溅珠的景象，真是气势磅礴。此外，“灞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檣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郡邑经樊邓，山河入嵩汝”，“远水自蟠冢，长云吞具区”等，都用大笔勾绘出雄浑壮逸之景。这类诗虽不占多数，却是孟浩然山水诗艺术成就的一个方面，不可轻视。

以上所举的例子，或从清幽清旷之境落墨，或于宏阔高远之处下笔，都显示出孟浩然也能如王维一样生动逼真地描绘山容水态。浩然山水诗中还有刻画细致、敷彩绚丽、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天开斜景逼，山出晚云低”，“波影摇妓钗，沙光逐人目。倾杯鱼鸟醉，联句莺花续”等等。但总的看，孟浩然并不注重模山范水，以上写景佳句只是一时兴到之语。他的山水行旅诗意在表现自己强烈的感情或感受，诗中叙事抒情之句甚多，写景常以简淡疏朗的笔墨略微点染，或空际传神，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正如闻一多所指出：“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唐诗杂论·孟浩然》）孟浩然用这种淡化意象、着重传神的独特表现方法，创造出冲淡闲远、韵致飘逸的意境，诱发读者的丰富想像和深细品味。《耶溪泛舟》、《寻天台山》、《与诸子登岷山》都是无刻画之迹、语淡而有味的佳作。尤其是《晚泊浔阳望香炉峰》诗，尺幅千里，一气直下，淡笔挥洒，略微见景，余音袅袅，悠然神远，被前人赞誉为“清空一气”，“一片空

灵”，“意匠浑沦，不可寻枝摘叶”。清代王士禛甚至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带经堂诗话》）这种诗中“逸品”，除孟浩然外，只有在李白诗中方可多见，王维、杜甫也很少能创造出来。

今人王达津、葛晓音都指出孟浩然山水诗多有兴寄。“兴寄”即比兴寄托，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滥觞于《诗经》的一些篇章和屈原的《橘颂》，以后历代都有托物寄兴之作。在山水诗中寄托胸襟抱负，曹操的《观沧海》首开其端。比孟浩然早一辈的唐代诗人张说的《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和张九龄的《湖口望庐山瀑布水》，都是有兴寄的山水诗作。但在二张诗集中寥寥无几，寓意和兴象之间比附的痕迹也较明显。孟浩然将兴寄大量引入了古体和近体的山水诗中，而且不作比附，使寓意在景物中自然透露。《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前四句写洞庭湖的宏阔景象和巨大声势，已映带出诗人的壮阔胸怀和高远志趣；后四句仍紧扣着洞庭水景，“欲济”、“舟楫”、“垂钓”、“羡鱼”，比兴互陈，语义双关，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不甘闲居、迫切出任济世的愿望。《舟中晓望》诗中，“舳舻争利涉，来往接风潮”与“问我今何去，天台访石桥”连贯又对照，自然显示出诗人看透争名夺利世情、决心高蹈隐逸的深意。《早寒江上有怀》在“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的景色描写中，寄托着仕途无路的失意之感。《洞庭湖寄阎九》由“渺漫江树没，合沓海湖连”写到“迟尔为舟楫，相将济巨川”，兴寄也很自然含蓄。葛晓音说：“孟浩然在近体诗中的兴寄，不但自然现成，而且能达到寄托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微妙境界。”（《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孟浩然》）